

魯迅論

上海北新書局發行



李何林編

魯迅論

北新書局發行

一九三〇年三月付排

一九三五年十月四版

魯迅論

實價六角半

編者 李何林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分發行處

廣州永漢北路
南京花牌樓
北平楊梅竹斜街
重慶開封新華北街
重慶天主堂街

北新書局

序

魯迅和魯迅的著作之惹起近年來國內文藝界和思想界的廣大的注意，是不可諱言的事；同時因注意而發表的對於魯迅及其著作的意見或稱爲批評的文字，是也頗不在少數的。關於這些文字的收集成書，以供一般讀者的參考，雖然已經有台靜農的關於魯迅及其著作和鍾敬文的魯迅在廣東；但後者限於一時一地，前者所搜集的又僅到一九二六年爲止（即一九二六年以前的也不完全）。裡面也都不全是理論的批評的文字，而夾雜些記遊式的訪問篇章。並且自從近兩年來所謂「革命文學」喊出來以後，對於魯迅及其著作似乎已經又有新的評價，又有很多站在另一觀點上而作的批評的文字發表了。

得幾位朋友的幫助，現在總算把我所想搜集而能搜集的二十多篇文字搜集在二

塊了。這二十多篇都是理論方面的批評的文字；時間，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九年的最近，一共有七年；代表的文藝集團有「語絲派」，「新月派」，「創造社」和「文學研究會」，……代表刊物如以前的文學週報，語絲，學燈，創造季刊和現代評論，以及最近的小說月報，北新，當代和太陽月刊等——在質量和時間性上講，這或者是現時比較可供參攷的一本，雖然不能說是應有盡有。

末了，謹將此書獻給一般留心中國文藝界和思想界的朋友們！

——編者——

一三九〇，一，四。北大圖書館。

目次

一九〇三在日本東京照像

一九一二在紹興照像

一九二六年畫像(陶元慶作)

序.....編者

魯迅論.....方璧

魯迅.....錢杏邨

革命與知識階級.....畫室

死去了的阿Q時代.....錢杏邨

阿Q時代沒有死.....青見

致志摩.....陳源

魯迅先生……………張定璜

新中國思想界的領袖……………R. M. Bartlett
石罕譯

魯迅……………林語堂

魯迅先生……………錦明

魯迅先生……………尙鉞

第三樣世界的創造……………一聲

魯迅先生往那裏躲……………宋雲彬

魯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景宋

讀「吶喊」……………雁冰

讀「吶喊」……………Y生

吶喊……………西諦

附：阿Q正傳的成因·····	魯迅
吶喊·····	馮文炳
魯迅的「吶喊」·····	玉狼
吶喊·····	天用
吶喊的評論·····	成仿吾
魯迅的彷徨·····	任叔
我所見於「示衆」者·····	孫福熙
魯迅先生撰譯書錄·····	景宋

魯迅論

方璧

幾年來，常在各種雜誌報章上，看到魯迅的文章。我和他沒甚關係，從不會見過面，然而很喜歡看他的文章，並且讚美他。只因我一向居無定處，又所居之地，在最近二三年來，是交通不便，難得看見外界書報的地方，所以並未完全看過魯迅的著作。近來看見一本關於魯迅及其著作，——這是去年出版的，可是我到今年纔看得到。——方知世間對於魯迅這人及其著作，有如此這般不同的論調。又從此書，知道魯迅的著作，大都已有單行本，要窺全豹，亦非難事，這就刺戟我去買了他的已出版的全部著作來看。兩月前，在一個山裏養病，竟把他的著作全體看了一遍，頗有些感想，拉雜寫下來，遂成此篇。如果題名曰「我所見於魯迅者，」或是

「關於魯迅的我見，」那自然更漂亮，不幸我不喜這等扭扭捏捏的長題目，便率直的套了從前做史論的老調子，名曰「魯迅論」了。

二

魯迅是怎樣的一個人呢？看見過他的人們描寫他們的印象道：

一個瘦瘦的人，臉也不漂亮，不是分頭，也不是平頭。穿了一件灰青長衫，一雙破皮鞋；又老又呆板，並不同小孩一樣。他手裏老拿著煙捲，好像腦筋裏時時刻刻在那兒想什麼似的。（關於魯迅及其著作的初次見魯迅先生，馬珏。）這是一個小學生的印象。

又一位女士描寫她的印象道：

我開始知道魯迅先生是愛說笑話了。……然而魯迅先生說笑話時他自己並不笑。……我只深刻地記得魯迅先生的話很多令人發笑的。然而魯迅先生並不

笑。可惜我不能將魯迅先生的笑話寫了出來。（曙天女士訪魯迅先生。）

說起畫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二十三日京報副刊裏林玉堂先生畫的「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要是你沒有看見過魯迅先生，我勸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鬍子，頭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個官僚的神情來。

（致志摩，陳源。）

這又是一位大學教授的描寫。

關於魯迅及其著作前面就有一張魯迅最近畫像。八字鬍子，瘦瘦的臉兒，果然不漂亮；如果在冬天，這個人兒該也會戴皮帽子，穿厚厚的大氅罷。可惜瘦了一點，不然，豈但是「很可以表出，「簡直是「生就成的官僚」罷。

上舉三篇，是值得未見魯迅的人們讀一遍的。在小學生看來，魯迅是意外地不漂亮，不活潑，又老又呆板；在一位女士看來，魯迅是意外地並不「沉悶而勇猛，

「愛說笑話，然而自己不禁；在一位大學教授看來，魯迅一很可以表出一個官僚的神情來，」——官僚，不是久已成爲可厭的代名詞麼？

好了，既然人各有所見，而所見又一定不同；我們從魯迅自己的著作上找找我的印象罷。

三

張定璜在他的魯迅先生（亦見關於魯迅及其著作）裏告訴我們說：

魯迅先生站在路旁邊，看見我們男男女女在大街上來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羣在那里蠢動。從我們的眼睛，面貌，舉動上，從我們的全身上，他看出我們的冥頑，卑劣，醜惡和飢餓。飢餓！在他面前經過的有一個不是餓得慌的人麼？任憑你拉着他的手，給他說你正在救國，或正在向民衆去，或正在鼓吹男女平權，或正在提倡人道主義，或正在作這樣

作那樣，你就說了半天也白費。他不信你。他至少是不理你，至多，從他那枝小煙捲兒的後面他冷靜地朝著你的左腹部望你一眼，也懶得告訴你他是學過醫的，而且知道你的也是和一般人的一樣，胃病。……我們知道他有三個特色，那也是老於手術富於經驗的醫生的特色，第一個，冷靜，第二個，還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你別想去恐嚇他，蒙蔽他。不等到你開嘴說話，他的尖銳的眼光已經教你明白了他知道你也許比你自已知道的還更清楚。他知道怎麼樣去抹殺那表面的細微的，怎麼樣去檢查那根本的扼要的。你穿的是什麼衣服，擺的是那一種架子，說的是什麼口腔，這些他都管不著，他只要看你這個赤裸裸的人，他要看，他於是乎看了，雖然你會打扮的漂亮時新的，包扎的緊緊貼貼的，雖然你主張紳士的體面或女性的尊嚴。這樣，用這種大膽的強硬的甚至於殘忍的態度，他在我們裏面看見趙家的狗，趙貴翁的眼色，看見說「咬你幾口」的女人，看見青面獠牙的笑，看見孔乙己的竊偷，看見老栓買紅饅頭給

小栓治病，看見紅鼻子老拱和藍皮阿五，看見九斤老太，七斤嫂，六斤等的一家，看見阿Q的鎗斃——一句話，看見一羣在飢餓裏逃生的中國人。曾經有過這樣老實不客氣的剝脫麼？曾經存在過這樣沈默的旁觀者麼？……魯迅先生告訴我們，偏是這些極其普通，極其平凡的人事裏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魯迅先生並沒有把這個明明白白地寫出來告訴我們，他不是那種人。但這個悲哀畢竟在那里，我們都感覺到。我們無法拒絕他。他已經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時代的感傷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裏飽嘗了憂患之後的嘆息，發出來非常之微，同時發出來的地方非常之深。

這是好文章，竟整大段的抄了來了。「老實不客氣的剝脫，」「沈默的旁觀，」「魯迅之爲魯迅，盡於此二語罷。然而我們也不要忘記，魯迅站在路旁邊，老實不客氣的剝脫我們男男女女，同時他也老實不客氣的剝脫自己。他不是一個站在雲端上的「超人」，「嘴角上掛著莊嚴的冷笑，來指示世人的愚笨卑劣的；他不是這種

樣的「聖哲！」他是實實地生根在我們這愚笨卑劣的人間世，忍住了悲憫的熱淚，用冷諷的微笑，一遍一遍不憚煩地向我們解釋人類是如何脆弱，世事是多麼矛盾！他決不忘記自己也分有這本性上的脆弱和潛伏的矛盾。一件小事（吶喊六三頁）和端午節（吶喊一八九頁，）便是很深刻的自己分析和自己批評。一件小事裏的意義是極明顯的，這裡，沒有頌揚勞工神聖的老調子，也沒有呼喊無產階級最革命的口號，但是我們卻看見鳩首囚形的愚笨卑劣的代表的人形下面，卻有一顆質朴的心，熱而且跳的心。在這面前，魯迅感覺得自己的「小」來。他沉痛地自白道：

這事到了現在，還是時時記起。我因此也時時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幾年來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時候所讀過的「子曰詩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獨有這一件小事，却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

所以我對於這篇「並且即稱為隨筆都很拙劣的一件小事，」——如一位批評者所

說，卻感到深厚的趣味和強烈的感動。對於端午節，我的看法亦自不同。這位批評者說：

我讀了這篇端午節，纔覺得我們的作者已再向我們歸來，他是復活了，而且充滿了更新的生命。而最使我覺得可以注意的，便是端午節的表現的方法恰與我的幾個朋友的作風相同。我們的高明的作者當然不必是受了我們的影響；然而有一件事是無可多疑的，那便是我們的作者原來與我的幾個朋友是一樣的境遇之下，受着大約相同的影響，根本上本有相同之可能的。無論如何，我們的作者由他那想表現自我的努力，與我們接近了。他是復活了，而且充滿了更新的生命。在這一點，端午節這篇小說對於我們的作者實在有重大的意義，欣賞這篇作品的人，也不可忘記了這一點。（關於魯迅及其著作頁八〇，或仿吾吶喊的評論。）

這一段話，雖然反覆詠歎，似乎並未說明所謂「自我表現」是指端午節所蘊含的何

方面（在我看來，端午節還是一篇剝露人的弱點的作品，正和故鄉相彷彿，所以其中蘊含的意思，方面很多，）但是尋繹之後，我以為——當然只是我以為——或者是暗指「憤世嫉俗，懷才不遇」等情調是作成了端午節的「自我表現」的「努力。」如果我這尋繹的結論不錯，我卻不能不說我從原文所得的印象，竟與這個大不相同了。我以為端午節的表面雖頗似作者借此發洩牢騷，但是內在的主要意義卻還是剝露人性的弱點，而以「差不多說」為表現的手段。在這里，作者很巧妙地刻畫出「易地則皆然」的人類的自利心來；並且很坦白地告訴我們，他自己也不是怎樣例外的聖人。端午節內寫方玄淖向金永生借錢而被拒後，有着這樣的一段話：

方玄淖低下頭去了，覺得這也無怪其然的。況且自己和金永生本來很疏遠。他接著就記起去年年關的事來，那時有一個同鄉來借十塊錢，他其時明明已經收到了衙門的領款憑單的了，因為恐怕這人將來未必會還錢，便裝了一副為難的神色，說道衙門裏既然領不到俸錢，學校裏又不發薪水，實在「愛莫